



李海燕图

我与日报同成长

■赵玉明

前几天看到福州日报的征文《见证——喜迎〈福州日报〉正式出版25周年》，甚是惊讶，也很感慨，更多的还是感恩。

时间真快！倏忽25周年，我与《福州日报》结缘仿佛就在昨天。

1998年10月，我在单位读到正式出版的《福州日报》，为福州有自己的日报而欣喜。自那时起，我不但每天抽空读报，还为日报写稿。在我的剪报本里，至今还珍藏着20余年前发表在《福州日报》上的第一篇文章。

打开书橱，我轻轻地取出剪报本，翻开一页页略微泛黄的纸张，时光定格在1999年。

1999年7月4日，我在《福州日报》头版“新榕语丝”栏目发表了《天上不会掉下馅饼》的小稿。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福州日报》6月27日头版刊登了一则报道——《天上掉下馅饼来》，看了这篇文章，对这些受骗者深表同情之余，这样一个问题不禁涌上心头：天上真会掉下馅饼来吗？”

《天上掉下馅饼来》这篇文章报道了有失业人士想致富，却误入投机之路上当受骗的经历。当时的我是一个外地来榕的打工妹，到福州工作6年，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从油印工到学会用电脑打字，工作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因为腿疾，我最大的人生信念就是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我认为人生之路没有捷径，唯有勤奋才是正道。因此，我读了那篇报道，心中有感而发，写了这则时评。

从时间上看，6月27日读报，7月4日发表评论文章，前后不到10天时间。那时电子邮箱还不普及，我写好文章去邮局寄稿，编辑收到稿件，修改校对和排版发表，每一个环节几乎都是无缝衔接，才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见报，保证了时效性。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当时的投稿过程，只记得投稿后等待发表时的心情十分忐忑。那几天，我每天盼望着，像极了期盼约会的热恋情人。每天接到报纸，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报纸上寻找我的名字。终于等到了，7月4日的《福州日报》，在报头下方最显眼的地方，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心里顿时欣喜若狂。

一旁的同事见了，问道：“你认识《福州日报》的编辑？”当然不认识。我一个外来打工妹哪会认识编辑？纯属“文章因缘”。这些一起打工的姐妹也由衷地为我感到高兴。

从1998年10月1日《福州日报》正式出版，不到一年时间，我就在该报发表了处女作，那种幸福和喜悦，无法用语言表达。文章的发表，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信心，我更加努力地学习副刊上的优秀文章，并积极投稿。

2017年12月3日，这天晚上可以观赏到多年一遇的超级大月亮。朋友圈里，全国各地网友晒出的月亮各具风采，让人看得心旌摇曳。我却因行动不便，无法外出赏月。无奈之下，就在自家阳台等候月亮。因小区里高楼林

立，直到凌晨，我才看到缓缓爬上楼顶的月亮。我写了一篇《等待月亮漫过楼顶》发表在“闽江潮”副刊，那篇文章还被配了极美的插图。当时的“闽江潮”编辑曾艳给我留言：“您行动不便，即使在阳台赏月，还写出这样的美文，让我很感动。”曾艳编辑的寥寥数语，字里行间可见深情厚谊，安慰了我没能外出赏月而失落的心，至今想起，仍感念难忘。

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一篇文章《负重》，文章在“闽江潮”副刊发表后不久，一位外地文友告诉我，她在《思维与智慧》杂志上看到我的文章《负重》，我想那一定是被人推荐到该杂志。没过多久，我收到《思维与智慧》样书。翻阅杂志，不禁感叹，一篇文章被转载，就有了第二次生命。像一个人，走了更远的路，到了更大的舞台，结识了更多的朋友，这是让作者无比幸福和喜悦之事。当然，也更加说明“闽江潮”副刊深受省内外广大读者喜爱。

我平常不但给“闽江潮”副刊写普通稿件，也积极创作《福州日报》的征文稿件。《大池浦，再现往日风采》《北园路的春天》《从春分到秋分》等散文，先后被选编在征文合集中。今天，我找出这些合集，捧着这几本沉甸甸的书，内心无比感恩。看着它们，我仿佛穿越了时空，读报、写稿、投稿，25年与日报的点点滴滴，一齐向我袭来。我张开双臂迎接，25年里耕耘的艰辛和收获的快乐，充满了我的胸怀。

25年来，我与日报同成长，与其说爱日报，不如说是日报爱了我。是《福州日报》给了我这样一个温馨又宽广的平台，让我实现了更大的人生价值。从20多年前时的时评，到

现在的副刊；从几百字的小稿，到现在两千余字的长文，这些文字的背后，是为入作嫁衣的编辑，是她们的扶持和关爱，给了我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福州日报，25年风华正茂，25年前程似锦。福州日报，我一生的良师益友。

《福州日报》正式出版25周年

请你“见证”写下与她的故事

今年10月1日是福州日报正式出版25周年。值此，福州日报推出《见证——喜迎〈福州日报〉正式出版25周年》栏目，欢迎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来稿，讲述您和福州日报的故事，回望过去，展望未来。

凡是您经历的和福州日报有关的，真实、有趣、有意义或感人的事情皆可成文。可以是普通读者、市民受到福州日报影响或发生过关联的故事；可以是报道对象（个人或单位）与福州日报的故事；可以讲述自己在福州日报发表作品的经历感受；也可以讲述老物件或照片背后一段鲜为人知的福州日报往事。

文章体裁不限，字数控制在2500字以内，诗歌30行内。投稿邮箱：fzbrsx@sina.com，主标题备注“见证+文章题目+作者+文体”，文章正文请附个人通讯地址、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信息（户名+卡号+开户行）

福州日报

满与空(外三首)

■谭杰

一个盛满饭菜的饭盒
放在我的面前
此时，饭盒满盈我是空的
阳光同时关照我们
一会儿
我是满的
饭盒是空的
但正如哲学探究的
我活着
是满喂饱了我
还是空喂饱了我
食物和身体都保持了缄默

星空

月亮挂在左耳
星星挂在右耳
一个天空在我的爱人手里
一个天空在我的情人手里
我摇晃左耳
头顶的月光倾泻
像你绵绵不绝的情话
我摇晃右耳
伦敦的星空展开来
像一张画布
你点缀星星
像你的眼睛在靠近
……在靠近
我就这样被星空照耀

阳光照进一杯咖啡

我从不轻易说出一只飞着的蝴蝶
对于一只猫的好奇
季节亦是藏着多少秘密
冬季仍然开得出色的花。昭示要放下成见
与之伍
这等于我不再垂涎
年轻貌美
我只需要你
递过来的一杯热咖啡
阳光照过一堵墙
像我们直视无碍的一面镜子

时钟走得好慢

一直翻来覆去地看
时钟走得好慢
调好的闹钟也没有响
或许被遗忘在哪里了
昨天撕去日历
今天也撕去日历
日历上密密麻麻地写着
宜或不宜
我们因故而依计行事
在一天结束的时候
我在绳结处打上两个小红点
那是我的心愿
时间追不上



【诗 歌】

李海燕图



无花之果

■青色

世间有一种植物，它没有绚烂的、令人惊艳的花，却悄无声息地结出甜果实，它便是无花果。

一大早，收到一封信，父亲关于村里花木的来信。昨夜临睡前，我在微信里给父亲留言，让其询问祖父，村里的无花果来自何方。没想到他以信件的方式给我留言。祖父已98岁高龄，出生于民国时期的他想必对于村里的无花果会有些许印象。

前段时间，特别想念家乡平潭的无花果，搜遍方志，想探究童年无花果的出处，只在《福州府志·物产志》中查到一句：“无花果，其树繁阴，实黄如梨。”后来又在一本手写版的《福建外来植物志要》(果树部分)中看到，原产西亚的无花果在18世纪前引进福建，除此之外，尚有一个产自昆士兰的大叶无花果，于20世纪60年代引进。我不知大叶无花果是何样，但想来前者便是青皮果。据我所知，福州及宁德地区的无花果曾以青皮为主，只是它小众，小众得连省志的农业志都未曾记录它。但它还是顽强生存，坚守在东南一隅。

家乡的青皮无花果伴随着我的童年。它一直不温不火，每个村子就种几棵，在乡人眼里，它特别珍贵。台风前回老家一趟，家人购回两斤本地无花果，这是离开家乡30多年来第一次吃到此果。剥开熟软的青皮，露出草莓色红瓤，一口下去，满是甜蜜味道，不是蜂蜜胜似蜂蜜，关于无花果的记忆大门瞬间被撞开。

童年的我极调皮，鬼点子多，凡事冲在前。自家无花果等不及成熟即饕餮落肚，之后便开始凯觞邻家。彼时，曾祖尚在健在。四代同堂的老屋前有个寡居老人，只有她能抵御无花果的诱惑，熬到果熟。她也是村里唯一卖无花果的人。为此，她与我们这些“毛孩子”之间有了很多斗智斗勇的故事。最孩，我们用竹竿自制网袋摘果，她则用编织袋套果护果，外加各种人为看守。后来，她开始“布阵”，在果树外种一窝老舌兰，再用仙人掌见缝插针。两种刺配合无间，常把我们扎得“嗷嗷”叫，只能远离。

望而兴叹之余，我想出妙招，用新

福建小说漫议二则

■王炳根

《香港文学》在2023年8月号上，以相当整本杂志的篇幅，重磅推出“福建文学作品专号”，集中展示闽省实力派作家、诗人的新作。在一个国际都市的文化平台上，展示一个地域的文学作品，不仅需要这个地域的作家、诗人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作品要各显风采，才能不辜负读者的期待。

“福建文学作品专号”计有作家10名，小说、散文、评论与诗歌10篇，这里仅挑选小说两篇，作点漫议。

酸涩四字：《盯盯过多》

练建安很会做小说，尤其是微型小说或说是小小说。他的《汀江往事》收入小小说多达70余篇，不少曾在《小小说选刊》之类的刊物上选登过，有的还出现在学校的语文试卷上。所谓语文试卷，范文无疑，让学生进行分析人物为什么这般设置、故事为何这样展开，语言中有多少含量等等。一个作品被中学生拿来大卸八块，这是要很过硬的，自然也享有很高的荣誉。练兄为此乐此不疲，他说，你们拿去用吧，我可以专门为你写作，选与用都不计报酬。

我很喜欢练兄的小说语言，含蓄而凝练、平实而峻奇，后一种说法是有矛盾的，但恰恰是这种矛盾形成了他的小说语言特色。因为语言得力，写人物就传神、编故事就简短、篇幅就不长了，但作品的感染力，却是很强的，也就是说语言的冲击力很强。他那篇被多次作为语文试题的《药砚》，也是他小说中的精品，甚至可以说是经典。上述我对他的语言特色的概括，便都体现出来了。“石钵头赤裸脊背，瞪瞪踏入石坝码头肉铺摊点，立定，双肩一耸，大块猪肉扇啪嗒一声脆响，平摊在了肉案上。两个伙计手忙脚乱，将猪肉扇挂上一根铜钉红木大秤。一个掌挂钩，一个擀秤砣报数：‘二百……三十一斤半。’石钵头斜了他们一眼，摸起两把剔骨尖刀，咋咋摩

擦，笑骂：‘黄斑后生！’”小说的开篇，用了包括标点在内的134个字，便将石钵头这个屠夫强悍、利落、霸气的性格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小说的最后一笔，更是简洁、凝练、含蓄，仅用了几十个字将华昌这个“学书剑两不成”乡村秀才的内功与胸襟（石钵头是外功）表达出来了。“华昌接过端砚，手执两端，正对天井。天井里阳光热辣，后龙山高树有蝉声传来，高一声，低一声。华昌十指紧扣，双肩抖动。端砚分成两半，齐整如刀切。”将西厢文房中仅有一宝，切去半块，顺手送给了一贯瞧不起他的石钵头做药引子去了。

练建安的小说，多取自他的故乡闽西，这里是客家人的居住地，漫山遍野都是故事，他不以宏大的叙述写小说，专挑一些三教九流的人物作为他每篇小小说的主角。屠夫、拳师、郎中、铁匠、捕头、教师先生、杂货店的老板娘等，都在他的小说中抛头露面。《盯盯过多》中的县医院副主任医生李文骅，外号李一刀，当属古时武邑的“郎中”。当然他不是坐店的郎中，也不是串街走巷的游医，而是大名鼎鼎的县医院的名医李一刀。但作者写这个现代医生，却有不少郎中的习气，那个在体检单上动不动写上“盯盯过多”四个字，酸涩而荒诞。经验不足？工作认真？似乎都不能解释，但就是这四个字，却构成了一篇小说。盯盯即耳屎，耳屎在旧时郎中那儿是一种可令人失声的药，面对那些即将升入大学的年轻人，李文骅医生有一种失衡心理，他在完全可忽略的属卫生小节上，庄重地写上“盯盯过多”四个字，从而改变了考生的命运，也导致了日后的生活“悲剧”：儿女结婚遇上的尴尬，落榜考生的敲竹杠，一分也不能少的三万元，因坚信自己的医术而忽略了文气，最后要追回被漏的款项，却还是在遇上已是刑侦大队长，也是多年前写的“盯盯过多”的考生。“盯盯过多”四个字，如影随形，跟随了他的大半生，

既荒诞又真实，令人生出无限的唏嘘感慨！

我在两次省优秀文学作品的评奖会上讲到练兄的小说，我说，读他写闽西的小说，很容易联想到沈从文写的湘西，从人物类型、语言氛围，似乎可以看到一些相似的东西，比如亦真亦假的场景、荒诞的细节、怪诞的情节、夸张的描写等，这也是我喜欢练兄小说的原因。

心理小说：《卖报歌》

鸿琳的小说《卖报歌》写的是一个离异的女子，独居一套陈旧简陋的出租屋里，半夜常被苍老、凄楚的歌声惊醒，这歌声是儿时常常听到但唱过的《卖报歌》。《卖报歌》是上个世纪很流行的一首儿歌，怎么会半夜在这崇山小县城的老房子里传出？寻找的结果是落在一个残疾的老人身上。这个老人曾是县里的劳模、先进工作者，年年受表彰，平时爱唱歌，五一劳动节还上台领唱。不用说，《卖报歌》是他的风光时代常唱的一首歌，那个歌声与旋律记录下了他的人生辉煌，当年老身残之后，这个旋律仍然在起作用，旋律让他尊严做人、老去、死去。追寻中令主人翁十分震惊，老人走后，想听却听不到夜半苍凉的《卖报歌》，但在自己的心里响起了这个旋律，远去的歌声与低声的吟唱，唤起了心里的暖意，唤醒了心灵的沉睡，修复着内心伤痕。

小说就是在叙述这样一个普通的故事？是但又不是。我要说的是，这个普通叙述的故事，可称为一种心理小说，外部所有纪实般的描写，一句句都在指向内心，指向那种离异后的情绪变化，低落、灰暗、郁闷、忧伤到复苏。“她拿了钥匙一开门，顿时倒吸一口气，屋里蛛网密布，到处都是老鼠屎，破旧的桌椅床上有一寸多厚的灰尘。有两扇窗户连玻璃都没有了，摇摇欲坠。大衣橱里堆积的衣物棉被被老鼠啃噬得都是棉絮和布条，竟然还有一窝红通通吱吱尖叫的小老鼠！厨房砌

了烧柴的灶，但灶台上没有锅，露着一个烟熏火燎的黑洞。屋里也不通电，有些拉线开关的线头都断了。”这不是写苍凉的房间吗？是的，但主要写心理，如果换了一种心情，在有了一个立身之所的情况下，房间便会呈现亮色、暖色。如果不是那种心情所致，她可以叫个伴来，唱着歌儿便将房间收拾清爽。是她的心情，将这个房间布置得灰暗不堪。心理小说便是随着人的心情变化，而呈现与改变外部的环境、外面的世界。

心理学家、“意识流”概念提出者威廉·詹姆斯认为，“人的意识活动像一条河流一样，是不间断的主观思想意识的流动。其特点是打破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是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联系而形成的单一的、直线发展的结构，故事的叙述不是按时间顺序依次进行前进，而是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这个观点形成了心理小说的基本理念，也让大多数作家与读者得到了认可。传统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引导语通常是“他想”、“他继续想”、“他暗自说道”、“我想”、“我在心里说”等，这些传统心理描写的套语，在《卖报歌》中都没有。时间的打乱与重排、闪回的穿插等，只是心理小说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全部。对外部世界进行心理投射式的描写，只不过形式的不同，本质则是心理的作用。尤其在短篇心理小说中，一个事件按前后顺序写下去，这个顺序即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识别的标志，以一切的指向均系于或不系于心理为界。这就是我要说的，《卖报歌》是心理小说的特性而产生的艺术感染，它一切客观的描写、白日所见所做、夜晚冥想梦想，都是心理作用下的生动表达。

【一文一评】



【散文文字】

